

试论来华耶稣会士的中国植物学研究

——以卜弥格、韩国英为例¹

李 真

提要：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阶段，来华传教士沟通中西，对中国文化的西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曾作为南明王朝的特使出使欧洲。他在地理、植物、医药等方面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著作，如《中国地图集》、《中国植物志》等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和植物学知识的西传。乾隆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曾担任过宫廷画师、园艺师、机械师等职，撰写了不少植物学方面的文章，题材广泛，有60余篇收入了十八世纪三大汉学名著之一的《中国杂纂》，汉学成就独树一帜。本文将以卜弥格和韩国英对中国植物的研究入手，评述其研究特点，梳理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植物学的演进过程。

一、导论

十五世纪末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展开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纪元。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的笔述口传，中国再次唤起了欧洲的关注。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以利玛竇、汤若望、南怀仁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拉开了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接触和对话的序幕。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探险者和传播者，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西，起到了桥梁作用。

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翻经译典，著书立说，从各个角度介绍中国，将丰富的讯息、资料和报告传回欧洲，成为当时欧洲人对这个声名远播又神秘莫测的遥远东方帝国的知识来源，深刻影响了启蒙时期的欧洲文明，促成了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另一方面，透过传教士的西学译著，第一次将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和欧洲文化介绍到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得中西科学、艺术、医学、宗教、思想等方面有了首次全面交流与碰撞的机会。

来华传教士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数学、水利、机械、医学、音乐、建筑、绘画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以晚明入华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 1612-1659）为开创者，到了清中期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将此传统发扬光大，为传教士的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本文试图就卜弥格和韩国英有关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做一初步梳理和考察。

¹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14 届硕士刘婷同学在笔者撰写本文过程中提供了相关文献和材料，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二、卜弥格与韩国英生平成就

2.1 卜弥格

卜弥格是波兰 17 世纪中叶来华耶稣会士，被称为西方早期最杰出的传教士汉学家之一。他家世显赫，祖父是波兰国王的秘书，父亲担任宫廷御医。卜弥格天资聪慧，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立志前往远东传教，于 1644 年抵达澳门，开始了在华传教生涯。后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受到永历帝和司礼太监庞天寿的友好接待，还被授予官职。南明朝廷为了获得教皇和欧洲各国的军事援助，委派卜弥格前往欧洲，携带有烈纳皇太后及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经过三年多的外交游说，1655 年 12 月 18 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罗马接见了卜弥格，但未对南明的提议有实质答复。眼见外交斡旋无果，卜弥格只能动身返回中国，1659 年在返华途中，病逝在中越边境。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和中学西传的先驱者之一，卜弥格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学术成就举世公认。他在植物、医药、自然科学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天赋和才能，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不仅使西方进一步了解东方，更对后世的汉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简而言之，卜弥格的汉学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绘制了精美准确的《中国地图集》(*Magni Catay quod olim Serica et modo Sinarum est Monarchina, Quindecim Regnorum, Octodecim gegraphica Tabula*)，推动中国地理知识的西传。

(2) 发表了欧洲第一部论述远东自然物种的《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推动中国自然科学知识的西传。

(3) 翻译了《黄帝内经》和《脉经》，最早向欧洲介绍中医和中药，推动了中国医学知识的西传。

(4) 全文复制并翻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推动中国语言文字的西传。

卜弥格在返欧期间编撰的《中国地图集》、《中国植物志》等著作，着重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概况和自然物种，不仅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知识和植物学知识的西传，同时也开创了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东方博物学的先河。

2.2 韩国英

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继承和发扬了卜弥格所开创的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他 1759 年来华，1760 年开始在清廷供职，1780 年在京去世，曾担任过清廷的宫廷画师、机械师、园艺师。韩国英博学多才，为人谦虚淡泊，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天文、地理、植物、园林、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涉猎，留下了大量研究论著；尤其偏重博物学研究，在来华传教士中独树一帜。他的科学类文章题材广泛，大多收入了十八世纪三大汉学名著之一的《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1776-1814*)。²韩国英撰写或翻译

² 《中国杂纂》(又名《耶稣会士北京论集》)是一部四开本十六册的大论丛，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中国

的文章達六十篇之多，共計近兩千五百頁，涉及內容相當廣泛，可謂傳教士漢學家“雜家”的代表。

韓國英與法國國務大臣貝爾坦(Henri Bertin, 1719-1792)私交甚篤，³為貝爾坦寄去了許多論文，對其中國研究助力良多。在韓國英去世後，貝爾坦十分悲痛，稱其是北京傳教團中“在傳教上最富熱情，為法國提供大量信件，最筆耕不輟的人”。⁴

由於在博物學方面的卓越成就，韓國英於1766年2月17日被選為彼得堡科學院名譽院士，⁵後人评价他“非常勤勞，喜愛埋頭苦干，天資聰穎，才智過人，擅長文藝與科學，說其博學多才都毫不過譽，對天文、機械、漢語、歷史造詣頗深”。⁶

三、卜彌格與韓國英對中國植物學的研究

3.1 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志》

卜彌格1647年在海南島傳教期間，進行了大量的科學考察和研究工作，收集了中國動植物和中國地理環境的素材，為寫作《中國植物志》做了充足的準備。該書大致完成於1653-1655年間，1656年在維也納出版，是卜彌格生前唯一的正式出版物。這是來華傳教士中第一本關於中國植物的專著，開啟了傳教士漢學研究的新方向。

全書共計75頁，對30種生長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動植物特性及產地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說明介紹，⁷包括椰子、檳榔、反椰子(番木瓜)、芭蕉、檳如(腰果)、荔枝、龍眼、蒲桃、反菠蘿蜜(鳳梨)、杧果(芒果)、枇杷、臭果(番石榴)、菠蘿蜜、柿餅(柿子)、亞大(番荔枝)、榴蓮、無名水果、胡椒、桂樹皮、太黃(大黃)、茯苓、生薑、鳳凰、野雞、麝、松鼠、玄豹、綠毛龜、海馬

的政治、歷史、文學、天文、醫藥、百科等，注重呈現傳教士論文的原始面貌，未經過多編輯，反映了十八世紀的傳教士漢學階段向專業漢學階段過渡時期中對中國的研究更加註重一手資料的趨勢。韓國英和耶穌會士錢德明是這部巨著的主要編撰者

³ 貝爾坦：18世紀法國重要政治人物，1754年任里昂總督，1757年擔任巴黎警長，1759年起擔任財政總管。1763年，他受命組建國務秘書處，負責管理東印度公司、農礦業、航運、公共交通等相關機構。貝爾坦1763年被評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1772年入選法蘭西碑文與美文學院院士。參閱 Jacques Silvestre de Sacy, *Henri Bertin dans le sillage de la Chine (1720-1792)*,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0。

⁴ 參閱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ékin*, Leyde, 1918, 第344頁。

⁵ (法) P. Huard, M. Wong, « Les enquêtes françaises sur la science et la technologie chinoises au XVIIIe siècle », 載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 53, 1967, p.150.

⁶ Pfister, Loui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Nendeln 1971, p.891.

⁷ 在《卜彌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與中醫西傳》中，波蘭漢學家卡丹斯基提到《中國植物志》介紹了29種動植物，與筆者的統計略有出入。筆者懷疑漏掉了“龍眼”。據查卜彌格原書，雖然他只畫了荔枝的插圖，並將荔枝和龍眼放在同一條目中进行介紹，但標題上明確寫明是兩個水果名“荔枝”和“龍眼”，內容里也加以區別介紹。如果加上“龍眼”正好是30種。特此說明。

和蚰蛇等。⁸其中水果 17 种，香料植物五种，动物八种。书中还手绘了 27 幅彩色插图，每幅图上均标注有该动物或植物的中文名称及注音。

比如，在介绍茯苓时，卜弥格先画了一幅茯苓树根的图，⁹然后在后文详细加以解说：



插图 1：卜弥格手绘胡椒和茯苓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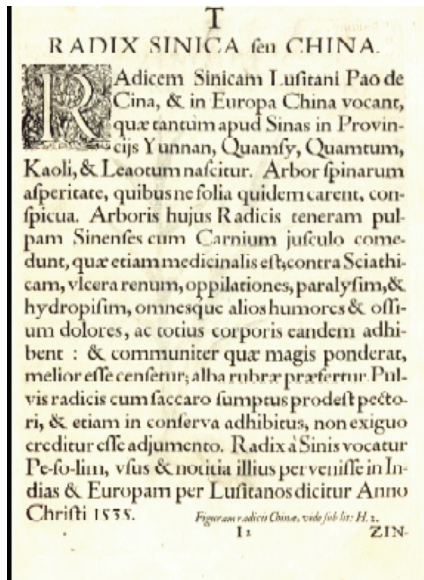


插图 2：《中国植物志》中对茯苓的说明

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 *Pao de Cina*，欧洲称它为 *china*。它大量生长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生长在高丽和辽东。这种树的树干上有刺，有很尖的刺。它的叶子也很引人注目。它的根里瓤质地鲜嫩，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它也做药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也可以治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消除骨头和全身的疼痛。人们喜欢挑选那些分量重的茯苓，也很欣赏那些带甜味的。他们挑选的茯苓往往是白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把它碾成粉末后，可用来消解胸痛。也可以将它制成罐头，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药。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葡萄牙人在公元 1535 年就用过中国的白茯苓的根，还将它介绍给了印度和欧洲。¹⁰

卜弥格不仅仅介绍了茯苓的树、叶、根茎的特点，主要产地，还对茯苓的口感和药用价值作了论述，并且记录了欧洲人何时引进该物，他的记载大大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国药用植物的认识。

作为西方第一部中国植物志，这本书内容精炼，插图精美，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书中对中国南方水果、香料及动物的介绍和插图，是西方对中国植物认知的第一步，成为欧洲 17 世纪了解中国动植物重要的一手资料。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在 1753 年出版的《植物种志》

⁸ 参阅《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00-357 页。

⁹ 茯苓的图与胡椒的图在放在了一页。

¹⁰ 《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38-339 页。

(*Species Plantarum*) 中記錄了 5938 種植物, 包括 37 種來自中國的植物; 而卜彌格近百年前就已在《中國植物志》中記載了 22 種遠東植物, 比同時代的歐洲學者已經相當超前。

在卜彌格的影響下, 後期來華的耶穌會士也撰寫了許多涉及植物學的論文, 並積極採集中國植物標本、種子, 寄送至歐洲。卜彌格的工作為其他傳教士對中國植物學的研究起到了鋪墊的作用, 指引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3.2 韓國英的植物學研究

到了 18 世紀中期, 法國在派遣耶穌會士時, 特別要求他們在華期間儘可能利用傳教以外的時間, 搜集、考察有助於法國發展科學和工藝的中國知識、技術和藝術的信息。幾批來華耶穌會士均肩負着法國政府和科學院所賦予的展開對中國全方位科學調查的任務。韓國英也不例外。在他所進行的科學研究中, 對中國植物的調查占有很大的比重。

由於當時歐洲人士迫切希望傳教士能提供一些中國的藥材、植株、種子、樹木等的圖冊。因此, 韓國英積極主動地為法方提供了大量中國植物的樣本和信息。他曾多次在傳教地區前往野外採集植物, 製作標本, 1780 年曾將幾冊植物標本寄回法國, 共計 293 種植物, 其中 144 種採集於澳門, 149 種採集於內地。¹¹ 在北京周邊地區, 韓國英也做過植物標本採樣的工作, 他把在北京採摘的地黃種子寄到了聖彼得堡, 後來德國植物學家 Joseph Gaertner 對地黃發芽存活的情況進行過詳細的觀察記錄, 留下了珍貴的資料。由於出色的植物學田野調查工作, 一種生活在中國南方的蕨類植物“蚌殼厥科植物金毛狗蕨屬”的西文名字 *Cibotium Koult* 就以韓國英的法文名字命名。¹² 與其前輩卜彌格編纂植物志一樣, 韓國英與其他傳教士合作編撰了一本大部頭的《中國的植物、花卉和樹木》(*Recueil de peintures précédé d'un mémoire sur les plantes, fleurs et arbres de la Chine*)。該書成書於 1772 年, 以皇宮御花園中生长的植物為藍本, 大多是中国独有的, 也包括部分药用植物。原本被中国皇帝收藏, 副本寄回了法国, 现藏于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图书馆手稿部第 4DM93 号。¹³ 这部书绘制了大量植物图谱, 还附有一份关于中国植物的详细研究论文。

除了專書, 韓國英在《中國雜纂》中還陸續發表了十四篇分別論述各種中國植物的文章, 涵蓋了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幾大類。¹⁴ 他在介紹一種植物時, 往往詳述其外形、種類、產地、生長情況、栽培方法、採集方法、實用價值及文化意義, 內容平實通俗, 邏輯清楚, 條理分明, 深具科普性。這些科學論文為當時的法國政府了解中國自然科學和物種現狀提供了一手的情報和信息。

¹¹ Pfister, Loui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Nendeln, 1971, p.900.

¹² 王印政:《中國植物採集簡史——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採集史》, 選自《中國植物志》(第一卷),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 科學出版社, 北京, 2007 年, 第 658-704 頁。

¹³ (法) 榮振華:《1552-1800 年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耿昇譯,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年, 第 240 頁。

¹⁴ 此為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的分類體系。

韩国英收入《中国杂纂》的植物学论文一览表

	法文论文名	中文参考译名	出处 (卷数/页数)
1.	Notice du frêne de Chine, nommé "hiang-tchun"	论中国香椿	II/598-601
2.	Sur les cotonniers: le cotonnierarbre et le cotonnierherbacé	论木棉与草棉	II/602-622
3.	Sur le bamboo, Culture et utilité du Bambou	论竹子的种植与用途	II/623-642
4.	Notices de quelques plantes et arbrisseaux de la Chine	中国植物与灌木	III/437-498
5.	Notice du Mo-kou-sin et du lin-tche	论磨菘草与灵芝	IV/500-502
6.	Notice du Pe-tsai	论白菜	IV/503-510
7.	Raisins secs de Hami	论哈密葡萄干	V/481-485
8.	Abricotier	论杏树	V/505-513
9.	Armoise	论医草 (艾草)	V/514-518
10.	O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 les fleurs et les arbres de la Chine, qu'il est possible et utile de se procurer en France	对于中国植物、花卉与树木的观察	XI/183-259
11.	Le Pêcher	论桃树	XI/280-293
12.	Notice sur le Mou-chou-kuo-tsée, le Chou-keou, et le Tsée-tsao	论木树菓子, 桑葚	XI/294-297
13.	Notice sur la pivoine	论牡丹	XI/470-492
14.	Notice sur le Tsao-kia, ou fêbier chinois	论皂角	XI/493-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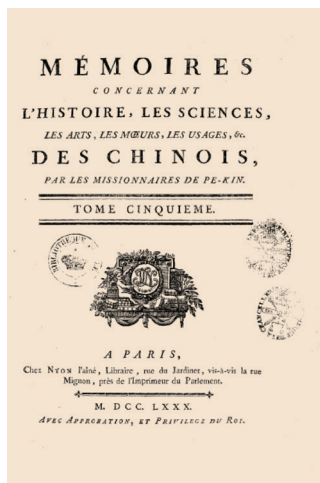


插图 3:《中国杂纂》第五卷封面



插图 4: 韩国英文《论医草》

例如，韩国英的《论医草（艾草）》（*Armoise*）一文被收入《中国杂纂》第五卷（514至518页），冯承钧将本文题目翻译为“蒿属植物”，实际上就是中药艾草。韩国英首先介绍了艾草的三个种类——刺类、普通、野生，以及艾草的作用——晾干用作香料。他介绍说中国人自公元三世纪起，就有这样的风俗：在夏至时采摘艾草，并置于屋前作辟邪之用。中国人还会将艾草的籽磨碎，用于泡水。对于老人来讲，艾草的嫩芽比茶的效果更好。将艾草像烟草一样点燃，可治疗鼻子流血。接下来他介绍了艾草在针灸中的重要性。作为西方人，韩国英并不太理解中医运用艾草治病的原理，但也明白无误地说明其有效性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凡有人生病，中国的大夫会点燃秋天采摘的艾草，配合金或铜的细针使用，找准位置和深度，但不能出血。他称这种用熏艾配合针灸的方法可以治疗腿部等部位的关节炎，以及坐骨神经痛等病症。

本着惠及欧洲的意愿，韩国英所介绍的主题皆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尤其会特别提及动植物的药用价值。从其论述中可以得知，中国人对于药用植物的药性和应用历史已经非常悠久，同时也兼及中国民间的一些风俗习惯。

四、结语

作为两位传教士中的博物学家，卜弥格与韩国英对中国植物的调查与研究既有学术的传承相通之处，也有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差异。

卜弥格来华之时，正值明末清初，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他追随南明王朝到了中国南方，长期在此传教。除了履行教会任务，以及永历朝廷的政治使命外，卜弥格还积极从事科学考察活动，调研中国自然科学状况。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更多是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卜弥格家族在波兰是医生世家，家学渊源，年轻时就对自然科学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对于医学也特别感兴趣，因此在传教之余他针对中国的科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

卜弥格立足于实地考察，是最早对中国植物进行科学观察、标本采集和图谱绘制的西方人。他曾经传教的海南岛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潮湿，物种丰富，盛产水果，为他的《中国植物志》提供了一手的素材。书中所列举的22种植物中有17种是果类植物，有五种是药用植物。介绍内容一般包括图谱、名称、特性、味道、产地、生长周期及功用等。出于医生的家学传统，卜弥格在描写植物时常常指出它们的药用价值。比如他提到芒果的核吃下去能杀死肚子里的蛔虫，还可以止腹泻；腰果有健胃的功用；番石榴的叶子可以治热病，等等。可见，卜弥格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博物学和医学价值。

从欧洲对中国植物的认识史来说，卜弥格当时的研究虽然还略有些单薄，记载的植物数量也有限，但他的《中国植物志》毕竟是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记载，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首创之功不可磨灭。这部著作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研究植物的著作中都引用了他的成果。十九世纪俄国植物学家、汉学家埃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列特施奈德尔（Emil Vasilyevich Bretschneider）在《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1898*）一书中曾经高度评价过卜弥格的研究，称其开创了来华传教士中国植物研究之先河，

也为后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1687 年法籍耶稣会士入华, 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新阶段的开始, 同时也意味着传教士汉学进入繁荣期。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有着“国王数学家”美誉的耶稣会士, 是希望与清廷建立直接交流的渠道, 获得在中国内地自由往来和通商的特权, 于是布置了调查中国手工业、科学技术等知识的国家任务, 希望通过这种科考活动进而推动法国国内农工商业的发展。因此, 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竭尽所能地搜集有用的书籍、样品和器具, 采集动植物标本和种子, 利用返回欧洲的机会, 或者交由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将资料和报告送回法国。十八世纪末期, 随着礼仪之争的结束以及全球化贸易的不断发展, 欧洲人对中国自然资源以及物产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欧洲人的这种倾向恰恰反映在了《中国杂纂》一书中。¹⁵当时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对中国非常向往, 希望可以将中国一切有利于民生的事物等引入法国。他正是《中国杂纂》前十五卷的资助者, 十八世纪后半叶在华的耶稣会士基本都与他有通信来往。传教士们为迎合法国政界人士的需求, 自然会更多关注并撰写关于清朝时政、科技工艺、生产作物等方面的文章。¹⁶

除了法国国内的政客和学者外, 耶稣会士还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有书信往来。针对这些通讯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的种种问题, 他们也在传教之余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 为欧洲当时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可资参考的讯息和实际经验。比如, 圣彼得堡科学院档案馆藏有一份以科学院名义起草的, 致在北京的传教士们的调查提纲,¹⁷调查范围包括中国的植物(特别提及可以入药的植物)、动物、食物、中国人的疾病、种痘、天花等。有三位传教士一直坚持向圣彼得堡科学院寄送相关内容的书信, 其中就包括韩国英。¹⁸韩国英有关中国植物学的文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这批植物学论文中, 韩国英展现了自己广博的知识以及研究的细致性, 其研究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注意那些宜于在欧洲推广的中国物种, 尤为重视各类植物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本着惠及欧洲的出发点, 文章非常关注哪些植物或农作物应被引进欧洲, 为欧洲人所用, 从而造福欧人。比如在《论白菜》一文中,¹⁹韩国英介绍了中国白菜的三个种类, 种植和储存方法, 还特别提及因白菜味道鲜美, 容易种植, 且成本低廉, 极力推荐将白菜引入欧洲。他将一瓶保存完好的白菜种

¹⁵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469 页。

¹⁶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329 页。

¹⁷ 圣彼得堡科学院档案特藏 III, 目录 I, 条目 6, 第 49、53、54 项。

¹⁸ Marie-Pierre Dumoulin-Genest: *Itinéraire des Plantes chinoises envoyées en France : voie maritime, voie terrestres, Saint-Petersbourg ville de confluence, Echanges culturels et religieux entre la Chine de l'Occident : Actes du V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8-10 septembre 1992*, p138.

¹⁹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Tome 4, p.503.

子隨報告寄回法國，並希望儘快開始引種和培植。²⁰ 與其他傳教士相比，韓國英本可以稱得上是一位植物學家，在植物學方面的研究駕輕就熟，相關著述比非植物學家的同會會士高出一籌——他的論著資料豐富、考證完備、論述精確，是西方研究中國古代植物著作的珍品。²¹

作為中西科學與文化交流的橋梁，卜彌格與韓國英不僅僅是傳教士漢學家，他們更是當時卓有遠見的博物學家。他們擁有介於中西治學之間的獨特視野，所關注的領域也不局限於中國的語言、歷史與哲學等，而是嘗試在傳統的文化研究之外，對中國的社会經濟、自然科學、農業生產等進行了具有實用價值的觀察、記錄與分析。這些研究成果，開辟出西方漢學史上“傳教士漢學”階段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全面了解中國提供了來自科學角度的珍貴而有價值的文獻和材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卜彌格與韓國英在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中學西傳上的偉大貢獻，值得我們後人銘記。

²⁰ 中國白菜於 1778 年由巴黎外方傳教士白多祿 (Pierre Poivre) 引入歐洲。

²¹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297 頁。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 I. 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 II. 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 III. 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 IV. 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 V. 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 VI. 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 VII. 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1. 年3回程度の研究会
2. 年2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
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
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
5. (4)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
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術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の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

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 3-3-35 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
内田慶市研究室 (Tel.ダイヤルイン 06-6368-0431)

E-mail: keiuchid@pp.iij4u.or.jp

URL: <http://www2.itc.kansai-u.ac.jp/~shkky/>

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